

商家枕河而居，妇女在河中洗菜，男人挑水饮马。每到夏季，两岸垂柳拂风，石间溪流潺潺，居民在柳下纳凉读书，扎达盖河真可谓是归化城的母亲河。”

他写牛桥的民俗：“前些年，常能见到留着山羊胡的马老爷子，提着大铜壶卖‘油茶汤’。还有一位推着车卖红枣糕的胖老头，用男高音吆喝：热、热、红枣糕，听着不由得让路人止步，口中生津，切上两斤黄米红枣糕回去。”这些文字把老呼市的市井民俗写得画面感十足。

在他的文字里，新旧两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，而是有人情、有故事、有岁月温度的老城老街。那些普通的老城民居，也不再是破旧的老房子，而是承载了几代人起居生活、邻里温情的家园。配上他自己拍摄的老照片，文图合一、情景交融，读文字就像跟着他的镜头欣赏一部形象生动的纪录片，重走了一遍老青城的街头巷尾。

如果说前两点写的是“人的生活”，第三个特点便是“城的岁月”，他以私人记忆留存了城市历史，在个体往事里珍藏着时代的印记。看似一篇篇零散的生活随笔，写旧物、写民俗、写街巷、写童年，实则字字句句，都是呼和浩特珍贵的民间城市变迁史。额博将自己的亲眼所见，用细致的笔触，将绥远城墙、旧城北门、街巷布局、世人百

态、岁月更迭一一记录在文章之中，让人们看到街巷的消失与城市的扩张，看到老城格局的改变。

一座城市、一个时代的历史，既需要宏大的官方正史和地方志，更需要额博这样鲜活的民间个体记忆。正史记录的是时代框架、宏观脉络、重大事件。

如果说正史是一座城的“骨架”，那么额博这种来自个人亲历、饱含生活细节、带着温度的书写，就是一座城的“血肉”。

没有民间记忆的历史，是冰冷、空洞、不完整的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自行车、老街、民居、城墙、发小、市井民俗的细碎记录，我们呼和浩特的城市历史，才变得鲜活、可感、有温度、有故事、有生命的气息。

这也是《额博散文集》出版的最大价值和意义。它不仅仅是一本个人怀旧的散文集，更是一本青城民间生活史、百姓岁月史。它提醒我们：宏大叙事之外，普通人的生活记忆，同样是最珍贵的城市文脉、时代文脉。我们也希望，未来能有更多像额博一样的本土作者，拿起笔、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为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时代，留住更多鲜活珍贵的民间记忆。

2026年5月6日

于内蒙古文学馆